南京晚報

第九百七十七號

已在中華郵政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電話二三六五四號 地址益仁巷德潤里 電報掛號七七二三

△本報價目 每份銅元四枚 每月大洋叁角五分 半年一元八角 全年三元四角 外埠國內每月加郵費一角六分 外國郵費六角 報費先惠 空函不覆 郵票代現九折計算 并以四分以下爲限

△廣告刊例 特種第一版新聞前每方寸每日大洋二元 甲種二版中每方寸每日大洋一元五角 長期面議

內外要聞

今晨前線平靜無事

敵一面進兵一面又對外宣佈停戰

蔣光鼐電滬望揭破陰謀毋爲所欺

（本報今日上午十時蘇州專電）今晨前線平靜無戰事、前哨小衝突?則時有之、

（本報今日上午十時上海專電）蔣光鼐佳（九日）電滬云、昨（八日）下午有敵騎兵數百進犯太倉以東之陸渡橋、被我軍擊退、今（九日）晨又有敵二千餘來犯陸渡橋、有侵我太倉之企圖、現據確報、敵昨（八日）日有兵數千、在瀏河登陸後、有續向西進模樣、敵一面進兵、一面對外宣佈停戰、以欺騙國聯、狡譎卑劣、至爲可恨、望將其陰謀、迅行佈露、毋爲所欺、蔣光鼐佳晨印、

（又電）昨午官方接前方來電稱、齊（八日）正午十二時、有日軍騎兵數百人、由新塘市一帶向太倉方面猛攻、我軍奮起應戰、當將日軍擊潰、仍向新塘方面退去、

（本報今日上午八時蘇州專電）日機齊（八日）晨到蘇盤旋空中偵窺、崑山縣長吳德耀微（五日）攜印避蘇角直、齊（八日）寅自溺高河橋、吳皖人、六十歲、尸已撈起

（本報今日上午八時五十分常熟專電）馬玉仁部隊在浮橋充日探、縱火爲號、指示日軍登岸、新塘市日軍、並非日人、係江北人穿敵衣喬裝、浮橋糧食缺少、敵購辦無着、即火燬民房、日司令部設瀏河子合順餅行中、將荳餅搬去、備築戰壕、

（本報今日上午十時上海專電）昨有日艦十餘艘、離滬赴日、昨日某商輪到滬、其船員目覩大隊日艦、從上海駛出、開還東洋、至於留滬日艦、刻在黃浦江內者、僅留砲艦四隻、魚雷艦八隻、此外爲運送船十隻、

（又電）日本前任海相安保大將、偕同川少將 澤本大佐、鹿江少佐、乘上海丸由日本來滬、已抵上海、將往前線視察軍隊、並擬往訪各國駐滬海陸軍司令、又日本續派來滬之[illegible]隊病院船新羅丸、已從神戶開出、聞佳（九日）可以抵申、

我軍前方工事鞏固

據新由前方來京之某君談、自我軍退守第二道防線後、戰事消息沉寂、各地遂疑我方軍事失利、甚有言黃渡崑山太倉均已失守、諸多推測悲觀消息、其實黃渡並未失守、崑山太倉更甚安全、數日來敵人雖屢次猛攻我黃渡、推其用意、無非以我軍後退、乘我防禦工事尚未完成之時、緊迫窮追、希圖衝破我軍陣容、其實我軍第二防線、各處防禦工事、早已先時佈置週密、此蓋爲兵家應有之準備、故當退抵第二道防線時、即嚴陣待敵、故敵人屢攻不逞、現黃渡仍在我軍手中、翁一號奉令退却、將士雖願誓死守護砲台、但因戰略關係、已先準備退却辦法、二日晨、主要部隊向瀏河、一部向嘉定、由掩護部隊先行、翁旅長及衛隊義勇隊隨行者約七百人、論危險則確屬危險萬分、掩護部隊行未遠、即聞槍聲、辨其性質、知係前方敵人與我軍接觸、故猛衝而進、敵卒崩潰、翁旅遂安全於二日抵達嘉定、外間甚有誤傳翁旅全軍覆沒消息、殊屬可笑、翁旅作戰月餘、全部死傷不及三百人、現嘉定係屬空城、因敵我兩軍、現均未佔守、嘉定曾得而復失者二三次、現則成爲兩軍對峙之地、太倉則甚安全、我軍此刻、本有奪回南翔眞茹之可能、惟因此刻戰爭目的、非注重於爭奪一城一地、敵人現每日仍不斷進攻外、一面向某方集中、將於日間大舉總攻、我方亦已深知敵人用意所在、嚴重警戒、俟敵來攻、則痛擊之、候擊破其主力後、則收復淞滬、自非難事云云、

又傳再開停戰會議

（本報今日上午十時上海專電）外交界息、上海日方昨晚、有新照會遞交我方、上海停戰會議、因之又在進行中、大約日內即可舉行、惟是項停戰會議、所討論之範圍、仍以日本無條件撤兵、而不涉其他政治問題爲原則、與日方所傳之圓桌會議、性質絕然不同、外次郭泰祺、昨夜已電汪精衛羅文幹請示、據英美方面消息、日本曾邀請關係國代表參加會議、英公使藍浦森及美公使詹森表示不願、故英美方面、決定無人參加、法公使韋理德、聞亦有同樣表示、至日方對於撤兵問題、聞仍以取締排日運動爲主要條件、我方既聲明停戰會議、祇限於討論日本無條件撤兵問題、故取締排日一點、實無提出討論之餘地、英使昨晨邀請美使法使及意代辦在英總領事官舍、交換意見、昨午英使及英總領歡宴我官員、到宋子文、郭泰祺、顧維鈞、吳鐵城等、

（本報今日上午十時上海專電）字林報載、八日晨白川分訪英美法意駐軍司令、旋於午間、與日使重光日總領村井等會商上海時局問題、料其訪各國司令、亦與上海時局有關、

閘北損失達四萬萬

（本報今日上午十時上海專電）自日軍侵犯淞滬後、吳淞江灣一帶所受日軍砲火之轟擊、其損失數目、現尚在調查中、茲僅就閘北一隅人民財產之損失、其數已屬可驚、昨據本埠會計師前曾會同市商會社會局調查所得之結果、其財產損失實數已達二萬萬之多、而商人在閘北附近設立之各種營業、尚未至該會報告、故未包括在內、如綜合統計、當再加一倍、其損失當在四萬萬元、

國聯總決議案

草案大意分七點

（日內瓦九日路透電）國聯大會所派之決議案起草委員會、經終日之整理工作、已大半告成、總議決案明日（十日）當可提交大會表決、今日下午四時、起草委員會開會時、芬蘭代表亦加入、當即將各決議案加以整理、該會開會兩小時即休會、另由西門爵士主席之副委員會繼續整理各案、起草委員會至晚七時又開會、至七時五十分散會、討論各案均嚴守祕密、但聞大多數之起草委員、皆主張立即發表宣言、立即實行繼續予遠東形勢以監視、並將中日糾紛予以結束云、總決議案草案之大意如次、（一）再次聲明尊重國聯盟約及非戰公約、（二）根據盟約第十條之規定、聲明不得侵犯他國之領土行政之完整、（三）聲明國聯維持條約之效力、並反對抵制外貨之辦法、（四）建議國聯大會委員會、應由國聯行政院各會員及小國代表六八至八人組織之、（五）聲明根據盟約第十五條第三節之規定、大會委員會應努力調停、以使促成停戰及日軍之撤退、（六）俟上列各點完全履行後、再召集圓桌會議、（七）委員會負應付中日糾紛事件之全責、西門爵士之副委員會之工作、今日已告完畢、聞其建議對於決議案草案之前三款有密切關係、但並未提抵制日貨問題、其建議之大意、首先將中日糾紛之由來、加以申述、次即主張再次聲明尊重國聯以前所通過之決議案、並宣言國聯不能承認違反國聯盟約非戰公約及行政院一切決議案所造成之局面及締結之條約云云、

國聯調查團十四日晨可抵上海

△先來南京再赴遼甯

（上海十日晨九時電）國聯會所派遼案調查團、由英國委員長李頓勛爵率領各團員祕書等、自上月二十九日到東京後、連日與各方接洽、至爲忙碌、直至今日始離東京而到神戶、轉乘大來洋行亞丹士總統號郵船來滬、該輪定明日離神戶直放上海、昨得確息、准定十四日晨八時到吳淞、大來洋行已特派小火輪一艘至吳淞外迎接、約九時三十分在新關碼頭上陸、委員團來滬後之行程、將先赴南京、再往遼甯、又據確息、日外相芳澤昨日電令派遣來滬之松岡洋右留滬擔任外交事宜、並與將由日本來滬之國際調查團周旋、勿急於歸國、

本莊遇刺惜未中

△在瀋陽飛行場歸途中

（瀋陽八日電）關東司令官本莊繁、今日下午二時二十分赴奉天飛行場迎接愛國號飛行機第四第五、距歸途中三時二十五分、突遭狙擊未中、行刺者逸去、無從搜悉、

陳公博促晉閻出師

△晉軍準備

（太原九日下午十時電）陳公博談、此來係向閻報告洛會經過、並促晉出師、與閻已晤兩次、晉軍已準備、方振武定灰（十日）遊五台山、陳擬眞（十一日）赴平、

下關日艦排隊遊弋

△詢其眞相答無用意

下關消息、昨日下關江面之日艦、曾排隊遊弋、一時下關居民、不明日方用意、頗爲驚恐、亦有遷避者、外部得訊後、當派員非正式赴日艦詢問眞相、日某艦長答云、無非活動機輪、略事操演、並無何種用意云、

要電簡報

△香港九日電、陳濟棠已奉中央委爲粵桂贛閩滇黔綏靖主任、將派員赴各省聯絡、並擬薦李宗仁或白崇禧爲副主任、前傳陳任全國勦匪總司令係誤傳、

△香港九日電、黃紹雄在桂編民團爲後備軍、委龔傑元爲招編主任、蔡騰輝八日電覆陳策、大鵬安、並無日艦屯駐、

△香港九日電、入贛剿共將領、八日在韶議定具體辦法、余漢謀定十一日飛大庾、

△香港九日電、粵中委九日接中委會電、謂豔電所提議案、經連日議決大要如下、關於長期抗日者、切實施行軍會所定全國防禦計劃、全國軍隊以國防爲主目的、剿匪爲副目的、關於收復東北失地者、全會否認東省僞府、應由國府迅以實力恢復領土主權、關於國防中之西南沿海防禦、軍會已有具體計劃、剿共則由政府通令各省、速普遍舉辦保衛團、關於救濟災區難民、交政府辦理、

△北平九日電、瀋垣昨夜便衣隊大活動、十一時後、工業區商埠地等處着火、被服廠之糧秣處亦被焚、各處炸彈步槍聲亦時起、約歷一小時之久、

△哈爾濱九日電、中日機關合設一特務機關、在前市黨部內、分交際、警衛、機要、三部十五計股辦事、中日人百餘、又日外務省派警察七十名來哈領館服務、日領館警察權限擴大、哈特區五警署各聘一日顧問、協助署長辦事、

△北平九日電、津日軍司令香椎昨晚來平、此行負有檢閱軍隊使命、定今晚返津、新任司令中村孝太郎即抵津、香椎十七辦交代、十八回國、

△漢口九日電、警備部當局九日表示、外間謠傳外交上有何嚴重事態、絕對不確、現正拿辦造謠者、保持武漢治安、又日勢多艦八日到漢、

△天津九日電、跪哭團自工作以來、頗著成效、各商店均激發天良、簽字蓋章、以後誓不批購仇貨、日領事因跪哭團妨礙日貨銷場、九日向市府抗議、請解散跪哭團、

△北平九日電、平各大學教授定十三日開大學教授抗日救國成立會、新舊學聯已進行合併、各團體救國聯合會已發起、其他種種抗日團體、紛紛復活、或從新組織、中等學校抗日救國會、並決日內率全市中學生大請願、要求張學良出兵、熊希齡擬日內往并洛甯、催當局出兵抗日

回京調養傷兵是「鐵血男兒」

△發給徽章以示優異
△冒充傷兵拿辦不貸

本京憲兵司令部今日發出佈告、略謂、滬戰發生以來、所有前綫官兵、堅苦應戰、捍衛國家、現在一部份傷兵回京調養、業飭各醫院發給「鐵血男兒」徽章、以示優異、而昭識別、本京各界對愛國官兵、均應備極景崇、深加優禮、至有不肖之徒、冒充傷兵滋擾、則拿辦不貸云云、

△漢口九日電、鄂財政收入極微、中央協款亦未到、正由財廳籌辦營業牌照稅、並由省銀行發省鈔活動金融、

△北平九日電、信陽電、豫蓍匪叢二旦等三千餘人、在邢集、杏山一帶竄擾、遭馮部痛擊、退中陽台黑山等處、并斃匪二百餘、生擒及獲戰利品甚多、

△北平九日電、龐炳勳今晚到平謁張、報告防務情形、

△北平九日電、班禪月底來平、其所派青海代表興洒、今日到平接洽一切、

△濟南九日電、今午韓復渠召集顧問諮議參議二十餘人、在省府開會決組講演團、分赴全省百零八縣、向民衆講演國內外大勢、中央外交、內政情況、國難情形、與抗日計劃、及省府施政方針、以喚起民衆共同救國、並視察各縣軍政警務狀況、其組織辦法、正由民廳二科起草中、

介紹國醫張友之

張友之係都門名醫張棟樑之長公子、家學淵源、經驗豐富、各種內外疑難雜症、一經診治、無不着手成春、現在本京[illegible]堂子巷十號（電話二三〇三四）應診、用特介紹、俾患病者有所問津焉、介紹人[illegible]銀 [illegible]永建 谷正倫 孫伯文 何競武 汪京伯 謝[illegible] [illegible]吉珊 夏光宇 樓桐孫 史[illegible] [illegible]約 李家鼎 蔡勁軍 魏家驊 呂學書 蘇民 仝啓 每日上午九時開診下午五時止 出診急症隨請隨到 赤貧送診

泰和生國藥號 廣告

本號開設首都水西門內大街、已歷七十餘載、信用素著、遐邇馳名、今始遷移本號後門堆棧倉巷大街自建高大市房內營業、發兌大山人參、關東鹿茸、毛角、白官燕、玉桂、四川銀耳、精製飲片、丸散膏丹、杜煎虎鹿龜驢等膠、仙膠四時花露、藥酒、以及各種上品國產良藥、定價特別從廉、如蒙惠顧、無任歡迎、內莊批發同上、電話二二五一三

烟界同胞

務要換一個救國保種的思想、做一個不犯法的國民、快快回頭、脫離苦海、本社戒烟藥、靈效卓著、救濟甚多、口碑載道、非治標抵癮之毒藥、嘗治本除病之靈丹、毫無麻醉之害、比較吃食鴉片及各種麻醉毒品、更加爽快、每日只要吃藥一次、至少可達到二十六小時、不過數日、面上烟容盡退、臟腑煙毒消除、宿病完全除根、即自然斷絕、請速試嘗、即知不是誇功自炫、投機騙人的、備印有戒烟須知、詳載戒烟方法、如承函索、當即原班奉上

地址南京太平巷 新民戒煙社 熊南輝啓 電話二三五六八

夫子廟貢院西街 **人人理髮館**
◉坐位潔淨雅觀◉設備一應俱全
◉技師手術精良◉南京首屈一指
電話二三五二三號

首都大戲院 夫子廟貢院前街 電話二二〇四三
今天日夜開映 郎諾柯爾曼 蕙爾瑪彭姬 合演 **愛情的幻滅**
注意開映時間 二時 五時 八時
△價目 樓下大洋二角 童票一角 樓上大洋四角 童票二角 捐稅在內 日夜一律

城中大世界
國產電影 **生死夫妻**
美化戲院
十一日日戲 戰冀州 女起解 霸王別姬
十一日夜戲 王培山 吳翠雲 陸樹田 周福珊 顏慧芳 碧豔花 焦麟雲 挑華車 妻黨同惡報 史金屏

戰鼓

「會議」亡國論 (劍)

中山先生爲「會議」一詞下定義曰：『研究事理而爲之解決，三人以上循有一定之規則者，謂之會議』。僅研究而不爲之解決，雖可僭會議之名，而已戾會議之實，中山先生所昭示於吾人者，固甚明顯也。

數年以來，政治精神所注，厥爲「會議」，總一年之官書而細細加以序理，跋此躓彼，何莫非「會議」耶？偏重「會議政治」之極，而其弊重重，此會議所不能決者，決之以彼會議，彼會議所不能決者，又決之以第三第四會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力，幾已成爲一切會議之考語。試思三數年來，多少國家大計，良善措施，經過無數次之會議，而終成爲政府案頭之冷卷者，倘不足爲例證耶？「會議」本身有其強固之「獨在性」，而自政府要人視之，「工具」而已：政治責任上有困難，爲一人一系所不能負擔者，「會議」出焉；政治權利上有糾紛，爲一人一系所不能獨占者，「會議」出焉；質言之，避免負責，有會議，瓜分政權，有會議，舍此以外，請問更有何作用耶？

一再延期之「國難會議」，又改定於四月一日在洛陽開會矣。古語之譬事迫切者曰急如星火，今日國難之急，豈星火所足爲喻，而政府當局之應付，從容不迫如此，抑何觀事之精而料敵之明耶？今日爲三月十日，去開會之期尚有二十朝夕。政府當局對於國難，如不待周諮而可完全負責，「國難會議」又何必召集？如必有賴於諮詢而始爲最重要之決定，則遲至二十日後始召集茲會，當不嫌遲晚耶？抑在此二十日中，政府當局固有十分之把握，可使「國難」暫時擱淺，而徐待茲會之開耶？國難會議之組織，魚龍混雜，即令成會，成效亦鮮，充其量，不過爲政府之分謗機關，吾人所期望之者本不敢殷，若更迂緩其事，尚何言哉！

以今日之局勢言，迂緩足以亡國，而種種迂緩，皆假會議之名以行之，則迂緩亡國者，會議亡國也！愴念前途，惟有隕涕！

世外羣龍傳

張恨水 （三三四）

第八回 捨命訪奇人追猿絕壁 傾壺渡巫峽擊楫中流

韓廣達再也忍不住，便和他拱拱手道：聽閣下的口音，好像是我們同鄉。那人也就起身拱手道：敝處正是南京城裏，二位也是的了，請問貴姓是？韓廣達一點頭，也不隱瞞，就把姓名行程全說了，那人也笑道：這可是他鄉遇故知了，你們賢昆仲在南京，我就聞名的，只是無緣相會，這位是柴浩虹大哥，大概二位也聽人說過柴競兩個字了，我便是羅宜武。韓廣達道：原來是二位，不料今日在四川遇見，我們爽快談談了。說着話，不問三七二十一，就自行坐到一張桌子上來，茶館裏夥計過來問道：四位是一處的嗎？韓廣達道：我們都是好朋友，怎麼不是一處？於是四人分着四面坐下了。韓廣達道：不瞞二位說，剛才二位在街上走路，我們在後面聽到二位說話的口音，就跟了來的，還也幸而我們是攀同鄉的，若是我們是歹人，計算了二位半天，二位還不知道呢，出門的人，雖然是小心，那裏又小心那麼多哩？韓廣發道：兄弟，你嘴太直了，好在二位不是外人，要是不然，這種話人家聽了，豈不要說我們有心取笑？（未完）